

1247.5 / 5313

山鄉巨濶

——
修竹湖之戀

戚天法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浙）新登字13号

封面题字：项秉炎

封面设计：陈继武

责任编辑：张坚军 恽 晟

山 乡 巨 澜

戚天法 著

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宁波市中山西路257号 邮编：31501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鄞县文教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 32开 印张：10.25 字数：240千字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册

ISBN 7—80602—027—6/I·8

定价：精12.8元

序

徐季子

当戚天法同志送来《山乡巨澜》的书稿清样时，我手边有别的事，只准备先粗略翻阅一下，不料一看却放不下手了，饶有兴味地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

这是一部描绘风景秀丽却十分贫困的山乡，在改革大潮中艰苦创业、脱贫致富的小说。故事情节是很吸引人的，作者将中心人物置于经济发展与爱情纠葛复杂的环境中，将发展农村经济两种思想的斗争和缠绵悱恻的爱情关系交织在一起，既反映落后山区在改革浪潮冲击下所激起的巨澜，又表现了在修竹湖特殊环境中滋长起来的多灾多难的恋情。书中所描写的爱情有时如平静湖面的碧波，有时如风浪骤起的洪涛。书中写了三个女子同爱一个男子，但她们各怀情愫：寡妇厂长冯玉珠爱傅如春，希望他能作为自己事业的依靠；年青女画家朱修鹃爱傅如春，欣赏他脑袋的聪明和心灵的优美；老支书女儿王塞花爱傅如春，是青梅竹马时种下的情结。由于生活的播弄，使得这对恋人爱之愈深却离之愈远。如果这三个女性的爱情，只是一对一的关系，谁都高兴他们缔结美满良缘，但是生活并不都是很如意的，爱情并不总是幸福的。

更多的爱情往往和悲剧连在一起。傅如春对她们虽然都怀有深浅不同的爱，但使他更贴心的却是修竹湖。他身心倾注于修竹湖的开发，他希望修竹湖尽早富裕起来，更加美丽起来，他恋着修竹湖，他的爱情乃至生命都是和修竹湖紧密相联的。三女恋一男本是才子佳人式故事的俗套，但作者所展示的主人公的爱情不是缠绵在两性关系上，而是置于山村建设和斗争中，因此这一爱情故事的发生、发展就有了广阔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思想内涵。

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激发了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有利因素，更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极好的机遇，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大大改变了中国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现在全世界都在赞叹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乡镇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当前又面临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要使农村经济能在新形势下有进一步发展，回顾乡镇企业所经历的艰苦困难的岁月和带头人的创业献身精神是很有必要的。戚天法同志的《山乡巨澜》形象地反映了这一伟大历史事件是极有意义的。小说通过主人公傅如春领头的一伙有志青年和勤劳农民，含辛茹苦地克服重重困难，战胜保守势力，利用山乡自然资源优势，创办起乡镇企业的艰难历程，匠心独运地表现了山里人的旧恩怨和新思维。这是一部既贴近现实生活，又富于传奇色彩的小说，可说是戚天法同志继《四明传奇》、《东海传奇》之后又一部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传奇式佳作。

戚天法同志是位勤奋的多产作家。他一连串的发表了小说、戏剧和影视剧，是一位文艺界的多面手。他善于用曲折回环的小说描述手法来丰富戏剧的情节，又擅长于用戏剧性

的矛盾。突变性的结构技巧来增强小说的吸引力。《山乡巨澜》情节发展曲折奇离、摇曳多姿；文字安排跌宕腾挪。悬念迭起，很多方面吸取了戏剧的艺术方法。记得苏轼曾说过，“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意思是说，任何事物在物物之间都是相通的，只要能把握内在的规律，是可以互相融会，左右逢源的。戚天法小说的戏剧性和戏剧的小说化，正和苏轼观点相吻合。《山乡巨澜》中的《寡妇索“夫”》、《奇怪的盗贼》、《三女探郎》、《血疑》、《夜访净土庵》和《浓雾父子情》等章节，都娴熟地运用了戏剧艺术的表现手法。

也许由于戚天法同志创作时过于注重戏剧技巧的运用，着眼于故事情节的生动，而对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塑造和精神世界的开掘，相比起来，用力嫌少。如果天法同志在重视故事传奇性的同时，对人物性格的刻划也能花更多的力气，那么这部长篇小说的艺术境界必然会更高。

序

茅理翔

几度风雨几度秋，正当我苦心经营的宁波飞翔电子工贸总公司向体制改革的最高形式发展，被正式批准成立“飞翔集团”的时候，我的老同学戚天法写出了以乡镇企业的发展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山乡巨澜》，令慈溪市企业界朋友奔走相告、欣喜若狂、感慨万千。

天法和我年轻时都爱好文学，踌躇满志。天法执著地走了写作的道路，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而我，庸庸碌碌、钻在琐碎的事务之中，无所长进。接触社会后，眼看文人的不幸，农村的萧条，在我脑海里撞击着一个如何使社会摆脱贫困的课题，觉得我们中华民族仍在贫穷落后中挣扎。编造“大办钢铁”、“亩产万斤稻”神话的“大跃进”和“敲冰捻河泥”、“点灯种油菜”人山人海参加笨重体力劳动的“公社化”，都无法改变我们炎黄子孙的命运。于是我和文学绝了缘，投入了创办乡镇企业的磨难中，希冀走一条企业救国，开发自然资源改变乡村面貌的路。

今年，正是我沉浮在乡镇企业三十周年，我参与了乡镇企业的创办、发展、飞跃的全过程，可以说是乡镇企业的见证人。回忆其中的甜、酸、苦、辣，真想长歌当哭，写一本有关乡镇企业的小说。去年，曾在《浙东》文艺杂志试写了一个短篇《被点燃的青春》，但不成气候，不可能把我脑海里的人和事像汨汨涌泉那样都喷泻出来。况且企业管理和企业的开拓发展也是极其复杂的事，我再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安排创作。于是把希望寄托在老同学身上，曾建议他写一部以乡镇企业发展为题材的书，现在天法果然不负我们的重托，居然放弃了原先想续写《传奇》的计划，毅然担负了这个紧迫而又繁重的历史任务，呕心沥血、埋头完成了突破五千年历史，改变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面貌的讴歌。这正是我近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怎不令人油然而生先睹为快，朝闻夕死的感情，深深为他关心乡镇企业发展的责任心所感动。

六十年代，农村中有文化的人少，企业初创，我关节炎发作，忍着双腿的疼痛，白天兼三个工厂的财务，晚上教夜书，办俱乐部，后来担任了供销员，天南地北地跑，一年300多天泡在外面，求神拜佛、低三下四、流落街头，被人称为“高级叫化子”。“四清”时我被关进了牛棚，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张张画上了我的名，“资本主义的保护伞”、“牛鬼蛇神的防空洞”、“宁要社会主义的畜牧场，不要资本主义的废花厂”。两次抄家，使人抬不起头，饱尝了“旧帽遮颜过闹市”的滋味。然而，社会是公正的，人们还是需要工厂，农民争着往厂里钻，几斤废花、几个螺钉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使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搞实业不会错，只有把经济搞上去，中国才有出路。乡镇企业就是在这种的政治与经济的氛围中挣扎奋斗，银行不汇款，铁路不发运，今天听说

这个厂长批斗了，明天传来那个供销员坐牢了。天法说：“《山乡巨澜》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纯属虚构，如有巧合，请勿对号入座”。我却反其道而行之，《山乡巨澜》中的桩桩件件和我脑海中的素材挂了钩，傅如春、王寨花、朱修鹏、冯玉珠、王梦湖、陶金鑫……一个个都栩栩如生，似曾相识，每在我的眼前闪出一个人物都可以“对号入座”。而且我很为这些朋友而高兴。如果有几位朋友已经不在人间，满可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小说部分也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但我总觉得这些情节也完全有发生的可能，中国这么大，乡镇企业这么多，而我的视野局限于杭州湾畔，四明山麓。天法的文笔犀利，想象力丰富，浏览全书后仿佛身历其境，把我带回三十年拼搏的历程中。俄国著名寓言作家克雷洛夫有一句名言：“现实是此岸，理想是彼岸，中间隔着湍急的河流，行动则是架在川上的桥梁”。无论是天法的写作和我在乡镇企业的实践，我们都付出了代价，付出了艰苦的劳动才撷取丰硕的成果。殊途同归，我们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红领巾，就这样实现了“时刻准备着”的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大厦添了砖，加了瓦。

实践证明，在我国发展乡镇企业是历史的必然，是符合国情的抉择，农民自己圈了地，办了厂，摆脱了贫穷与落后，走出了一条自己拯救自己的道路，并繁荣了农村，富裕了农民，稳定了社会，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乡镇企业在八十年代以它强大的生命力为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一步战略目标作了巨大的贡献，使我国农民保证了温饱，楼房别墅鳞次栉比。九十年代在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中，它已经以其更加磅礴的气势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正如中国乡镇企业协会名誉会长

薄一波同志所说：“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群众的事业，科学的事业，大有希望的事业”。然而，以乡镇企业为题材的小说，目前尚是凤毛麟角。戚天法同志的《山乡巨澜》不失为一部有时代气息的，及时反映新生事物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好作品。它犹如一支我们民族向贫困落后宣战的号角，将鼓舞乡镇企业从一个高度跃上另一个高度，从一个台阶走上另一个台阶，激励人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拼搏进取。《山乡巨澜》的诞生，其政治上、经济上的意义，决不亚于建造一座巨型工厂的价值。诚然，如果商榷于行家，肯定有入木三分的崇论宏议，在这里我不想对小说作过细的评论，以免事先设了框框条条，反而碍了读者的思索之路。还是接受时间的考验，留着读者自己拨新领异。重要的是不论在乡镇企业的朋友，或是不在乡镇企业的朋友都有必要读一读这一本书。“前事是后事之师，失败为成功之母”，“疲软与机遇共存，困难与希望同在”。祝愿年轻一代踏着前人的足迹，把理想付诸实践，为中华的崛起而献身。

目 录

序.....	徐季子
序.....	茅理翔
一 情系修竹湖.....	(1)
二 往事悠悠.....	(14)
三 寡妇索“夫”.....	(26)
四 私 奔.....	(39)
五 奇怪的盗贼.....	(55)
六 大款梦.....	(69)
七 “冰心”依然.....	(80)
八 花烛朦胧.....	(95)
九 上帝的痛苦.....	(106)
十 聘书泪.....	(119)
十一 女秀才“下海”.....	(130)
十二 冤家呀冤家.....	(142)

十三	红豆思	(153)
十四	地球照样转	(166)
十五	石榴裙下的独白	(181)
十六	“囚徒”的请求	(190)
十七	困 惑	(203)
十七	三女探郎	(213)
十九	血 疑	(224)
二十	下有对策	(234)
二十一	夜访净土庵	(251)
二十二	雨夜心照	(262)
二十三	相逢不是梦	(273)
二十四	曼谷之夜	(285)
二十五	浓雾父子情	(300)
后 记		(311)

一 情系修竹湖

美丽神秘的修竹湖，空气中、湖面上、竹林间到处隐隐潜流着江南春天的温馨。

宛若老水牛脊梁似的湖心沙子洲，静静地突兀于蓝宝石般的水面上，野草丛生，杂树萌蕾，繁花争妍。一艘被主人遗忘了的簪篷竹筏，犹如历史的浓缩体，几经春秋，依然凄苦地停泊在那里，但已被风雨摔打得斑驳陆离，破烂不堪，那杆冲天的竹篙也早被太阳晒得豁裂，褪尽了绿色。从湖岸眺望过去，形似一座瘦骨嶙峋的古楼遗骸，展示着昔日的冷漠，理性的严峻。仿佛山外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已将这个滞后困弱的天涯海角给完全遗忘了。

刚刚踏上初恋之路的朱修鹃，她是怀着深度的心灵创伤和难以启齿的悔恨来到修竹湖的。这里是她父亲当年下放时的红旗村，也是父母竹棚成亲的地方。妈妈常说，她是在梦中饮了修竹湖的水才怀上她的。修鹃长得修竹一般的婀娜妩媚，人见人爱，也是汲取了修竹湖的山水灵气所致，取个名字也希

望与修竹相连。能倒着背诵《共产党宣言》的父亲，翻了两遍辞海，真如辞海捞词，最后起了个“修鹏”的名字。在文革中却为“修”字吃够了苦头，写了三次检讨书，也难以过关。在这次下乡的路上，修鹏想象着将要呈现在她面前的修竹村面貌，认为它必定如同沿途见到的农村一样，乡镇企业红红火火，村镇新楼鳞次栉比，农民生活富足，旧面貌荡然无遗。她渴望用妈妈赞美的修竹湖水来洗刷自己的悔恨与泪痕，让清凉凉的翠竹叶来抚慰精神的挫伤，还要凭借童年姐妹之情来驱散笼罩在心灵深处的阴影与苦涩。可是，现在映入她眼帘的修竹湖，湖水并非妈妈说的那样清冽、湛蓝。湖面上飘浮着长满绿藻的黄叶、腐草和白色的泡沫浮标；岸边的绿竹也不是碧玉般的油亮可爱，飒飒的竹涛声似乎在喟然叹息什么，而且让人感知它的疲惫和乏力；那些昔日耳鬓相磨、私下结伴到梁山伯庙去祈求“婚姻如意”的小姐妹们，一个也没遇见，兴许她们各自飞入命运的巢穴里去了。修竹湖几乎没有变样，到处还是儿时唱的老面孔：旧房破屋路不平，露天粪缸飞苍蝇，出门要翻卧龙岗，青竹棒烧饭吓出魂。这里王、傅、陶三大姓为主的四五十户人家环湖杂居，学大寨那阵子的远景规划，至今还没实现几项。湖东原先办了个规模象样的竹器厂，编制竹箩、竹筐、竹帚、竹椅、竹席、竹篮等日用竹器具，由于塑料王国的崛起，传统的竹器具被扔在一边，更因交通不便，竹器具大量积压、发霉，村办厂入不敷出，已濒临倒闭，眼下只剩下几个走路摇晃的老年师傅还守在那里。湖北岸老早有几座砖瓦窑，由于当地村民造房只用黄泥干打垒，外地建设用砖又嫌交通不便，无人问津，盈利甚微，眼下仅剩下一座砖窑的烟囱在冒着黑烟。唯有湖西那家酿造厂，由名闻遐迩的年轻企业家陶金鑫承包，生产着闻名省内

外的“修竹酒”。不过他的酒厂只雇用同族的人，厂门口还站着穿民警制服的卫士，不准他人入内。他的奥地利式的别墅门内拴着一头西伯利亚狼狗，最近还添置了一辆桑塔纳轿车和两辆中巴，兼营了修竹湖的全部客运业务，搞得很红火，馋得村里的年轻人直淌口水。九十年代深化改革开放的好形势，像春风吹绿了修竹湖，似春雷震醒了修竹湖人。他们如梦初醒，重新估量了自己的能耐，便借钱、纠会、贷款，争着在修竹湖里围塘养殖湖蟹，梦想一夜之间抱个金娃娃。可是财神爷不肯垂顾，一场春雪，湖蟹死亡殆尽，灾难性地留下了四十余万元的巨额亏损。顿时间，倒会、逼债、投湖、上吊和相互斗殴，悲剧至今还在延续，时时泛起余波。那些搞迷信活动的瞎子、活佛、肚里仙，将这些笼罩在修竹湖上的华盖运，归咎于湖南龙头岩风水被山外人造坟墓给“破”了，为此一场“抢祖坟”的宗族械斗又在酝酿之中。脑子灵活的小伙子、姑娘们，眼看着财神菩萨偏爱姓陶的，再呆在修竹湖也没指望了，便纷纷离开故乡故土，走南闯北去了。严峻的经济形势，衰落的生产状况，扫兴的生活景象不但难以医治修鹏心中的忧伤，相反还平添了几多惆怅与困惑。

现在，她抱膝坐在临湖的那方据说被砍断了“龙脉”的龙头岩上，凝视着幽静的修竹湖，背靠着苍翠浓郁的毛竹山。她闷郁郁、痴呆呆地凝视着清波涟漪的湖水，和湖心沙子洲那艘破旧得露骨裸筋的箬篷竹筏，仿佛有些后悔，有些懊丧了。她怨自己真不该选择这样的地方来散心解闷。其实这次来，距上次已有整整四个年头，她既没有挎那块标志美术学院学生身份的写生画板，也不敢再带父亲学术论文的手稿与清样来为他校勘。她希望要在这儿忘却那个骗取姑娘纯情，致使她献出童贞的出国负心汉，彻底调整心理情绪，回归自我。当然，

她也想在湖畔再寻找一下四年前丢失的那部父亲用心血写成的《论科学社会主义》的手稿。诚然，这次来修竹湖最直接的动因，乃是参加那位与父亲“风雨同舟”、“志同道合”的老支书王梦湖的三女儿王寨花的结婚典礼，而且良辰吉时就在今宵。这既是自己父母的嘱托，也是姐妹间的一片情意。可是令她百思不解的是寨花这位与自己同龄的姑娘，三天前在村办学校里提前教完了都德的《最后一课》后就失踪了，床头柜上留着这样一张字条：“爸爸，我的出生，让你失去了妻子。在这个世界上，女儿最爱的是你，最恨的也是你。你保重，女儿选择了自己的路，走了。”老书记看后，胃病顿时发作，他手按着胸口，拖着土改剿匪时还留有弹片的左腿，沿着湖岸，围着竹山一圈圈地寻找。两个已经成家的女儿合花和跃花，漫山遍野地呼唤着三妹的名字，屁股后还紧随着她们的丈夫。新郎陶金鑫急得头发尖挂下了滴滴汗珠。他骑着村里年轻人绝无仅有的“雅马哈”，出山进村，来来回回地奔跑着，传递着最新消息。三天过去了，寨花仍然没有下落，生死难卜。人们作着种种猜测与解释：提前教完《最后一课》意味着什么？为何在婚礼前突然离去？为何不喜欢追求了她多年的能人厂长陶金鑫？又为何要给当村支书的父亲留下阴阳怪气的字条？

修鹏望着微波荡漾的湖面，听着竹丛中偶尔传来的杜鹃啼叫声，第六感觉仿佛在告诉她：寨花必定如同自己一样，没能逃脱婚姻的困扰和折磨。为了揭开寨花的失踪之谜，昨天晚上她查阅了失踪者所有的书信、教材、笔记，连同书柜抽屉都扣了个底朝天，枕头芯子也翻了出来，可是仍然没有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走访了几家邻居与他们的孩子，也没有得到足以证明寨花有自杀动机的些许迹象。两三天来，热

心的村民与天真的学生，将寻找寨花的范围扩展到湖心沙子洲、山巅卧龙岗和山间净土庵。连与本村有宿仇的隔山冯家河都派人去查找了，并向县电视台、广播站都打了电话，请求协助寻人，然而仍然石沉大海。寨花到底是藏匿还是出走？现落何处，生死如何？这是有待揭开的谜。

“修鹃！修鹃——”一阵近乎沙哑的叫声从背后竹径深处飘来。

修鹃一怔，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又将自己与那位负心人在黄山的合影照片拿在手中，她忙将照片撕碎了，扬入岩头下的湖面上，并站起身来：“二姐，我在这儿呀！寨花有什么消息吗？”

跃花急匆匆地从竹荫浓浓的小径奔来，干瘪的衣襟在晃荡。她手里捧着用花毛巾包裹着的东西。

“二姐，寨花她……”修鹃询问着起身迎上前去。

跃花一脸愁苦，默默地摇了摇头，解开花毛巾，里面是散发着清香的竹叶糯米粽。她将粽子送到修鹃手里：“你还没吃饭呢！”说着，泪珠扑簌簌地落了下来。

跃花是老支书的二女儿，生活的重压，经济的拮据，丈夫的嗜赌如命和儿子的麻痹症，使她富有光泽的青春秀脸上，两侧颧骨过早隆了起来，额前也杂生了几丝白发。她手脚勤快，不知劳累，独自守着湖东野猫洞前的一片竹山，并调理得竹茂笋密，决不亚于男人家。但她性子脆弱，遇到伤心事总是话不来眼泪先来。现在她用粗糙的手掌抹着泪水，歉疚地说：“鹃妹，真对不起。你老远从城里来，还没有好好请你吃顿饭，家乱得像荒芜了的竹园。妈死得早，我和大姐……现在到哪里去找这任性的三妹呢？我和大姐对不起妈呀，没把妹妹看好……”她说着泪水又像断线珠珠般地落下来。